灿烂得像阳光，D. 女孩子美丽得像水仙花那样简单明白，而不需要来做什么多余的解释。

实际上，在英国文学和教育史上，伴随着195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文学家的论争，1960年代在牛津和剑桥的学生发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就有过关于文学的《伟大的传统》[1]和"重解伟大的传统"[2]的争论[3]。但是，凯瑟琳·贝尔塞在她的"重解伟大的传统"一文里，在试图推翻利维斯1948年出版、并造成巨大影响的《伟大的传统》时，对他的将"一幅文学的面貌大观，权威性地将小说领域中的主与次，成熟与幼稚区分开来"还断言"伟大的英国小说家是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进行批评的同时，也说到"拒绝利维斯式的批评意味着什么呢？能否认为我们是对英语的伟大传统整体加以排斥？我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必然的。……更为积极的是将英语作为一个斗争的阵地，创造一种新批评，重新解读这伟大的传统，不是为了维持其地位，而是以此来解释它的多元性[4]。

显然，批评者凯瑟琳·贝尔塞认为应该将《伟大的传统》中合理的部分留存下来，"以此来解释它的多元性的"。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直到今天，《伟大的传统》一书认为的那几个"伟大的英国作家"，仍旧维持在英国文学经典的重要作家和主要作家的位置上，看来，他们还要继续经历更长久的"时间的检验"[5]，才能够像莎士比亚那样"赢得了，并且维持住，他本国人们对他的喜爱[6]。"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的标准很难用一个条条款款十分具体的尺度去衡量。所以才有在英国的《伟大的传统》和"重解伟大的传统"之争论。

显然，正是因为艺术、文学的评判标准不像运动竞技项目、或者是数学竞赛那样显而易见的一目了然，只能是个很原则性的，概括性的东西，它的评判标准才容易引起争议。唱歌、舞蹈、音乐、文学，甚至带艺术感觉的体操、跳水，都是由一个以上的裁判来打分，而裁判就是那项专业的专家，但是，专家也是凭自己专业经验和当时的感觉，其评判标准是相对软性的。所以，其中就有漏洞和争议。所以才有文学历史上无休止的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战争，才有经典被前卫取代的一次次危机，才有先秦散文取代骚体，汉赋又取代先秦散文，唐诗再取代汉赋，宋词又再取代唐诗。但是，在从先秦到宋代的取代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们还是老实地在做文学，可是到了今天，人们已经是太懒了，屁股坐在水彩里滚几圈就是艺术，鬼哭狼嚎也是艺术，脱衣服也是艺术，这样的取代取代得了吗？整个20世纪在西方文学历史上就是花样翻新的革命时代，就是"重解伟大的传统"的时代，但是，今天来看，有多少新东西、前卫的东西站住了脚？

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的论争的结果，不是一方将另一方打垮，消灭，而是应该留存下来，"以此来解释它的多元性的"。对传统的反动本身就需要借助传统，对传统的反动本身就是对传统的承认和补充而不是取代。

在这里，应该将政治、革命运动和其他的领域划一道清楚的界限。

在今天来看，"伟大的英国小说家是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这话也并没有错到了哪里去，倒是很多20世纪前卫艺术家、文学家从当时的三四流甚至不入流下滑到今天早已经被这个世界遗忘，只留下些在文学史论研究书籍里的所谓流派的符号，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像《伟大传统》里的"伟大的英国作家"那些扎实的作品那样活在时间的长河里，而是过早死亡在了读者的心里。

前几天还在纪念100周年的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美国的诗人庞德，以及很多上世纪现代主义时期喧嚣一时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看来，就得打个问号了。关于这个问题，三四年前，我在和杨炼探讨他的长诗《大海停止之处》，以及和洛夫探讨他的长诗

《漂木》时，都
变性的问题。

在工业化时
么奖，但是，他
障闪耀到今天乃
之际，各式各样
是设奖人为自己
的人为奖项的
碑，那些另外的
甚至是以国家的
大都是在为人类
一些奖项的狭隘
而易见的。

很欣赏中国
在甲地犯案，将
年蒋经国在上海
产党的这些手段
江对峙，改写中

文学能否
个理想。

因此，现在
不能够说在空间
击。

我们相信
我们满意的答案

我相信，
米兰·昆德拉、
克莱德门这些
中回归到他们
在逐渐开放的
那些至今还没
得借鉴的伟大
是在文革，我
"伟大"。而
倒被认为是我
个，"伟大的

这里，还
的一个建议，
不是修改这个